

歷史與空間

孟嘗村的花饅饅

劉亞榮

我寫下花饅饅，是對自己的童年和家鄉有個交代。臘月二十八，娘在炕頭發上兩盆麵。麵盆上蓋着厚厚的被子，等麵有了酸味，起得歡實了，就要蒸花饅饅啦。土炕上的案板放着揉好的麵團，一邊是大紅棗、黑花椒籽、大料籽兒、胭脂，一邊是菜刀、剪子、錐子、秫秸席篋兒和篋子。娘揉，捏，抻，拽，剪，搓，黏，一團麵變戲法似的成爲一堆小動物，等一個蓋簾擺滿了花花鳥鳥，娘就小心翼翼地這些小生靈搬運到大鍋裡的篋子上，然後輕輕地蓋上鍋蓋，雙手合十默默地禱告着什麼，彷彿神仙已經來到我家，等着吃貢品。一隻隻小鳥、刺猬冒着熱氣從鍋裡跑出來，娘用雞毛沾着胭脂給鳥上色，小刺猬眼睛亮閃閃的，是用花椒籽兒粘的，小小的尖鼻子點着胭脂，耷着刺，活像的一樣。大花糕一層麵，一層脂，襯着大紅棗，取步步高升的意思。在我們孟嘗村烙餅、卷子、饅頭、餅子都被稱爲饅饅，其中純麥麵做的尤其稀罕，作出花型的更是年節待客敬神的珍品。

那時候，我們村的人走親戚，也是鄭重地攜着籃子盛着香噴噴的花饅饅。孟嘗村坐落在瀋龍河南岸，是一個有歷史的村子，縣志上說，戰國四君子之一的孟嘗君曾在此地招兵買馬、開店招待門客賓朋。孟嘗君散盡財帛，食客及千的美名流傳了兩千年，我們孟嘗村名即得於此，「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是孟嘗村的歷史，也是孟嘗村人的驕傲。解放前，孟嘗村還有田文廟呢，他用義氣款待賓客，後人建廟紀念他。廟裡的貢品，花饅饅當仁不讓。而孟嘗村風淳樸，鄰里間的仁義是不是來自於孟嘗君的遺風呢？

我總感覺這些花饅饅不僅娛人也娛神，不然，為什麼人們會用它們上貢呢。

我家，不獨我家，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是外面磚，裡面坯的房子，牆山很厚實，屋子間量都不大，無一例外的是每家的堂屋北牆正中央都有一個佛龕，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娘叫他老天爺。灶台的上方，緊挨着煙火燎的灶台也有一個佛龕，供奉的是灶王爺，這花饅饅就是給老天爺老倆和灶王爺老倆吃的。可是，每次老天爺、灶王爺都不忍心吃一口，都留給我們姐弟幾個吃，娘和爹吃棒子麵擰白麵的，用硫磺燻過的表面白白的，掰開裡面黃綠色的饅頭。我問娘，怎麼神仙沒動

咱們的花饅饅。娘說，心誠就靈，老天爺吃過了。我想，神仙吃東西和凡人不一樣。

年過完了，孩子們又開始想念花饅饅了，這要扳着手指頭等三百多天呢。

日子不按規矩來，就在孩子們盼年盼得眼發綠時，村子裡總是會有老人過世。老人的女兒們除了呼天搶地哭逝去的老人，還要請人蒸花饅饅、炸花，這是給老人最後的孝禮。喪事的擺供也是有的規格的，我記得是在悲愴的嗚咽聲中，逝去年人的女婿會帶着兩個人抬着泛着亮光的至少三層的深紅色食盒前來弔孝，給老人送葬。悲傷的場面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但我們喜歡食盒裡的供品，老輩人都說，吃供品好，膽子大，惡鬼不近身。

我是瀋龍河邊的水土養大的，血脈中有孟嘗村的文化特質，我的一切幸運或許來自花饅饅敬神的福佑吧。小姑娘結婚的時候還興給婆家的長輩蒸食盒。這裡少不了花饅饅的身影。記得是村子裡的三大娘做師傅，其餘的嬸子大娘打下手。只見一塊麵在三大娘手裡彷彿有了生命，兩塊麵先搓成條狀，然後是長着犄角的龍頭，捏起龍脊，彎起的秫秸席篋兒印出了龍的鱗，三大娘幾下子抻拽就出來了龍尾，兩條龍交叉，中間有一個圓圓的麵團，即爲龍珠。三大娘做出來的花饅饅花樣多也更傳神，二龍戲珠、鳳凰展翅是人們爭相收藏的上品。可惜隨着三大娘等老一輩人的逝去，花饅饅這項民間手藝在我們村絕跡了。

依稀中，還記得小時候祈雨的場景，十二個寡婦拿着笏帶圍着官坑（傳說官坑周圍要出一朝的官員，後來風水給南方人破了）清掃，男人們作揖磕頭不停地祈禱着，燃燭的香燭旁邊是一個大筲箕，裡面的供品就是香噴噴的花饅饅，孩子們扮演的青蛙唱着祈雨的歌謠，「老天爺快下雨，收了麥子供享你，您吃甯兒吃皮，剩下甯兒餵小鴨兒……」說來也怪，久旱無雨，祭祀過後，或者當天，或者三五天後一場瓢潑大雨會如約而至，難道是花饅饅感動了龍王爺？這花饅饅究竟有什麼神奇的力量，能擔當天與人間的信使？

現在的年，少了很多年味，年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花饅饅也在很多鄉村消失了。一些地方搶救性保護，使花饅饅成爲非物質遺產的一種，在黃驊我吃到了用模子印製出來的花饅饅，這給我



做花饅饅時，一團麵變戲法似的成爲一堆小動物。

帶來驚喜，也深爲家鄉消失的花饅饅感到遺憾。我們孟嘗村和山東等地的花饅饅不一樣，他們是在大饅頭上點綴五顏六色的花型，我們孟嘗村是一個獨立成型，有自己的特色。短短數十年，流傳數千年的手藝或者說風俗就沒了，成爲有待搶救的東西，我不知道該慶幸還是悲哀。花饅饅是我們小時候年年見到的，如今我們在得到方便快捷的同時又失去了多少寶貴的東西。一些我小時候認爲的所謂迷信，其實也是人與自然的溝通與契合，大自然養育了人類，人類用最珍貴的東西與冥冥中的「神靈」溝通、祈福，是情理之間的事情。有敬畏心沒有什麼不好。孟嘗村的花饅饅和孟嘗君有沒有關係？孟嘗村人們的憨厚樸實是不是二者養育熏陶的結果呢？是我常常思索的問題。

無需置疑花饅饅是麥子的精靈，它也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大自然的饋贈。前幾天，我去了省博物館，金縷玉衣、長信宮燈，戰國中山國的珍寶異彩紛呈，定窯和磁州窯的瓷器也穿越了時光閃耀着誘人的光澤。更多的文物帶有老百姓的體溫，比如銅鼎、砂罐、粗瓷碗、銅瓢，以及各種材質的盆。行走在歷史與現實間，我想起了花饅饅，我思索着它的起源和傳承。青銅器是古代的兵器和禮器，代表着身份和等級，也擔當着保衛國土的使命。所以《左傳》中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窮苦的老百姓也要祭祀，祈求上天消災、降福。遠古的祭祀是活人，後來是牛羊，花饅饅是不是就是這風俗的傳承呢？我曾拜望過半坡的先祖，先祖的祭祀區還殘留着貝殼、動物骨頭和碳化的穀物。牆上有《呂氏春秋》註：「有殺祭土，報其功也；五穀祭土，禳其神也」。想來，祭祀是祖先對大自然虔誠的敬畏方式，花饅饅不正是對先祖祭祀的傳承嗎？

眼下又快過年，花饅饅卻再也見不到了。那些花饅饅，那些蒸花饅饅的手藝人，那些風俗傳統一同消失在家鄉的風中。

書若蜉蝣

葉輝

假如網絡突然停頓

時至今日，地球人俱活在互聯網的虛擬空間，此時若有人提出問題：假如互聯網有一天停頓了，世界會發生什麼？影響所及或與地球人所想像的不一樣；話說1995年，全球人口只有不到1%的人使用互聯網；其時互聯網乃新興事物，而且大多數網民都活在西方先進國家；二十多年轉眼過去了，全球如今已有逾35億網民，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而此一數據正以每秒十個人的速度增長呢。

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調查顯示，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聲稱他們幾乎時刻俱使用互聯網，73%的美國人則稱，他們每天都會上網；英國人的調查亦出現類似結果，2016年一項調查發現，近90%的英國成年人聲稱，他們在過去三個月內曾使用過互聯網；如今，世人根本沒法想像缺少互聯網的生活。

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威廉·達頓（William Dutton）乃《社會與互聯網》（*Society and the Internet*）一書的作者，他由此說法：「今天互聯網最大問題之一，乃世人將之視爲生活理所當然的一部分，根本不明白已在多大程度上，容許互聯網滲透生活的每一細節，世人甚至不曾思考沒有互聯網的日子會怎麼度過。」

在理論上，全球大有可能發生在一段時間內互聯網被斷網此一回事——網絡攻擊乃其中一種可能性，黑客亦可能會惡意釋放某種軟件，攻擊路由器（一種傳輸分配網絡信號的設備）當中的薄弱環節，從而造成互聯網停滯；

而關閉域名服務器（互聯網上的地址簿）亦會造成網絡中斷，那就會阻礙網站上載資訊。

此外，切斷深海電纜，亦即斷絕各個大陸之間的大量網絡流量，那就會阻礙世界一方與另一方的聯繫，亦會引起嚴重的互聯網中斷；也許切斷電纜對黑客而言有點困難，但有時電纜或因意外而遭受破壞——話說2008年，當海底電纜被切斷及受到干擾時，中東、印度及東南亞就在此一狀況之下，遭到規模巨大的網絡中斷。

某些國家就有「屠殺開關」（kill switches）的設施，可有效關閉當地網絡；在2011年，當「阿拉伯之春」爆發之時，為阻礙抗議者在活動中的溝通，埃及就曾出此下策；土耳其及伊朗也在抗議活動爆發期間，關閉其網絡連接；此外，亦有美國參議員提議，美國也應有此設施，從而抵禦各方的網絡攻擊。

然而，製造此一設施並非容易的事，國土面積愈大或愈是發達的國家，就愈難徹底關閉互聯網，皆因國界內外網絡間的連接太多了；不過，最具毀滅性的攻擊很可能來自太空——大型太陽風暴向地球釋放的太陽光斑（solar facula），就會摧毀衛星、電網以及電腦系統。史丹福大學神經科學家、《網絡為什麼重要》（*Why the Net Matters*）一書的作者大衛·伊高曼（David Eagleman）寫道：「轟炸或恐怖活動所不能做到的，太陽光斑可在幾秒鐘之內做到，下一次大型『地球磁暴』（geomagnetic storms）遲早會來臨。」

畫中有話



浮城誌

熱線

星池

乍暖還寒未定，少年從電熱水瓶倒了一杯熱水，悠然坐在飯桌前。忽然，他記起早前曾收到一則訊息，須致電流動通訊服務供應商，傾談續約事宜。於是，他看看手機屏幕顯示的時間，隨即流暢地按下號碼，希望盡快辦妥事情。

「歡迎致電客戶服務熱線。」少年猜中了，手機另一端果然響起冰冷的預錄聲音。「請選擇語言，廣東話按『一』字……」在他於手機屏幕按下數字後，欠缺感情的錄音繼續播放，「查詢現有號碼請按『一』字，其他號碼請按『二』字……」跟住，一連串的選項擲向少年的耳膜，「報失或重新接駁，請按『一』字，查詢用量或繳費方法請按『二』字……技術支援請按『五』字……重複選項請按『七』字。」可是，聽罷後，當中並沒有直接聯絡客戶服務主任的選項。在他猶豫之際，電話另一端傳來語句，「不好意思，我們收不到閣下的選項。」少年情急下，掛斷電話了。

少年決定重新嘗試，再按號碼，在廣告播放之後，專注地聆聽一系列選項。「報失或重新接駁，請按『一』

字……查詢月費計劃及產品，請按『三』字……門市地址及維修服務請按『六』字……」他仍未能覓得合適的選項，於是他隨意按一個數字，去到新一頁的選項。然而，他依舊找不到連絡客戶服務主任的方法。隨後，他又按數字鍵返回主目錄，裹足不前。

幾經查找，走過一頁又一頁的選項，終於，少年欣喜地聽到，「現正接駁至客戶服務主任，請耐心等待。」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還未有人接聽，少年的神情愈益呆滯。此時，錄音語句再響起，少年心知不妙，果然，「由於線路繁忙，客戶服務主任會盡快接聽閣下的電話……」由於少年已感到厭倦，不假思索，決定再次掛斷電話。

結果，少年僅是與錄音不斷糾纏，聽不到真人的聲線，使他有點沮喪。他把手機放在飯桌，機身的餘熱尚留在手上，證明自己的努力。可是，手機旁邊的那杯熱水，隨時間流逝，已涼了下來。他打算明天前往流動通訊服務供應商的門市，處理事情，放棄了再次致電熱線。

生活點滴

一雙皮鞋

羅大佐

父親曾經有過一雙皮鞋。那是一雙軍用大頭皮鞋，黃色的皮子，黑色的鞋底；鞋幫上有12隻雞眼，雞眼上串着鞋帶，隨着腳的大小來繫；鞋裡面鑲着白色的羊絨毛，手一摸，軟軟的，非常暖和。

1978年的冬天，大哥用他在漢王水庫出工一年多掙來的8元錢，從本村一位姓張的朋友那裡買了一雙軍用大頭皮鞋回家。那位姓張的朋友是大哥兒時的夥伴，縣城裡有親戚在部隊當兵，給了他2張軍用皮鞋供應票，買回兩雙皮鞋。大哥動員他賣了一雙給他。你可別小看一雙皮鞋，它和手錶、自行車一樣，都是奢侈品。那是計劃經濟的年代，買什麼東西都得靠供應票。農村還是吃大鍋飯的生產隊，窮得要命，別說皮鞋，就是膠鞋、草鞋，也不是隨便穿的，十冬臘月了，不少大人、孩子還打着光腳板。

大哥把皮鞋拿回家，一家人圍着欣賞了一陣。大哥捨不得穿，給了父親。父親欣賞了一陣，把它鎖進櫃子裡。冬天，大哥要父親拿出來穿，父親說，不忙，腳上的膠鞋還不

錯。春天的時候大家要父親穿到腳上，父親說等等吧，腳上的膠鞋還可將就。夏天的時候提起此事，父親說熱天哪個穿皮鞋，操洋盤啣？每次說起此事，父親就把皮鞋拿出來，眯起眼睛看一陣，用舊毛巾擦擦上面的灰塵，又放回櫃子裡。

1979年的秋天來得很早，秋風陣陣，帶著寒氣。一個陰雨綿綿的下午，大哥從生產隊打完穀子回家，帶回了我的錄取通知書。全家人圍上去，一看那張蓋着紅星公社中學校鮮紅印章的錄取通知書上寫着我的名字，歡喜萬分。

那時候學生多，紅星公社有好幾所鄉村中學校，紅星公社中學校是重點中學，考上不容易。可一看上面填寫的學費，全家人都傻了眼：8元錢，怎麼這麼貴呀？那時候一個勞動日才值二、三角錢呢。而且，紅星公社中學校可不像共同大隊小學校，父親去打聲招呼就可以記賬讀書。

第二天，父親很晚才回家，回來後和母親嘮咕幾句，發出一聲重重的歎息。連續幾天

都是如此。眼看開學的日子一天一天臨近，父親額上的皺紋越來越深。

我想，父親到處求人都借不到錢，我的書怕是讀不成了。不過這也沒什麼，二姐一天書都沒有讀過，至今目不識丁；大哥讀書時成績雖好，但只讀到小學四年級；三姐和妹妹在「記賬」的方式中讀完小學，知趣地回生產隊參加勞動掙工分；就連抱養給條件比較好的人家戶的大姐，也只讀完小學一年級；即使我讀不成初中，但知道能考上重點中學，也就滿足了。當我把這想法告訴父親時，父親要我別管這事。臨報名的前兩天，父親一咬牙，把還沒捨得穿過一次的皮鞋拿出來，賣給了一位不願借錢，卻願買鞋的鄰居。至於價格，父親說，「這是大兒子的朋友廉價賣的，我也不賺你的錢，8元錢買的，也8元錢賣給你。」

揣着父親賣皮鞋的8元錢，我終於跨進了紅星公社中學校的大門。報名歸來的那天晚上，望着瑟瑟秋風中踱着一雙破膠鞋的父親，心裡覺得很不是滋味……

來鴻

春天，南方有花

翁秀美

春來，萬物生發。小雨霏霏中，走在南方的春天裡，清新的春之氣息撲面而來。

寬敞的草坪裸露塊塊黃土，上面不均勻地撒了些淡淡的青，雖掩蓋不住枯色，卻正如韓愈眼中所見，是「草色遙看近卻無」的隱約朦朧之美。垂柳尚未吐綠，零星地掛點葉子，和此時江南柳的「萬條垂下綠絲絛」略有不同；小葉欖仁、落羽杉亦呈枯態，但若細看，落羽杉的細枝上密密站立了一排排睫毛大小的新綠，欣喜。

春氣氤氳。湖上，水紋如紗，此消彼長。水竹芋長起來了，細長的莖到一大半的高度成90度折下，畫面清雅。鳥兒忙著飛來跳去，且增加不少幼鳥，鳥鳴清脆、短促而歡快，一隻羽毛翠綠的小鳥「啾」地飛下，捉住一隻小魚，又貼水飛回岸邊樹上。

岸邊一帶，花開得正好。勒杜鵑肆意地綻放一枝枝的紅與白，弧度曼妙優美，引得人們爭相拍照。半人高的小灌木像一群女娃娃，簪着深紫的巴西野牡丹、白紫同株的雙色茉莉，在春天裡笑着嬉戲；串錢柳的綠葉間蓬鬆地掛了一串串紅色的穗狀花，如紅毛刷子，可愛得很。紫荊花，粉紅、雪白，披了一樹一樹的燦爛。高高的海南紅豆，花爲淡青色，如小漏斗，已落了一地。杜鵑花，彷彿趕來參加一場盛大的舞會，朵朵花兒爭相舞蹈，一大片絢麗的淡紅色，嬌豔無匹。

前面，玉蘭開花了，激動地跑去。二喬玉蘭，是玉蘭和紫玉蘭的雜交品種，又名硃砂玉

蘭。有玫紅、淡黃兩色，玫紅色花朵大，開得飽滿熱烈，兩珠綴落花瓣，又增幾分風華。枝條伸展屈曲，花開在枝杈間，枝梢小綠芽兒悄悄地探頭，往上看，天空作了底色，如一幀水墨，葉片淡紫，脈絡是淺淺的青，色彩搭配說不出的優美和諧。

南方花木種類繁多，我獨愛開在高樹上的花，多且茂盛。遠觀，有一種距離上的整體美感，比如冬季的美麗木棉，初夏的藍花楹和鳳凰木。花在高枝，綻放一樹，花開錦簇，開得大氣舒展、熱鬧繁華。

就說眼前的火焰木吧，樹高10多米，從冬天開始開花，直到春天。花大而美，一簇簇生於枝頂，端端正正，鮮艷奪目，猶如熊熊火焰般熱烈。待它落下時，才發現，花兒像隻杯子，花瓣邊緣一圈金黃色細絲，更增花容之艷麗，曾拾回一朵火焰花，朝夕相對直至枯萎。

上下班經過的一條道，兩邊栽種的是黃花風鈴木，主幹在一米左右，便分爲兩枝向上生長。二三月時，你抬頭看，樹上綠葉全無，只有大簇大簇的鮮黃，燦若明霞，匯集成一條河的河流，人在花下走，車在花中行。花瓣輕柔彎曲，呈風鈴狀，小風吹過，風鈴兒隨之搖曳，似乎聽到悠揚動聽的音樂。據說黃花風鈴木的花語爲「感謝」，此刻，它用滿滿噹噹的花開，傾情地感謝春風，感恩春天。

棉，又叫英雄樹，花有大紅與橙紅，盛開時，綠葉不相陪，枝頭大朵大朵的紅雲，頗爲壯觀。宋楊萬里有詩道：「姚黃魏紫向誰賒，郁李櫻桃也沒些。卻是南中春色別，滿城都是木棉花。」

木棉主幹粗壯高大，直衝雲霄，枝條遒勁有力，四面橫開，朵朵紅花如碗，綴於其上，相比橙紅，更喜愛純正的大紅色。木棉樹姿巍巍，枝幹層次分明，又從旁伸展，甚至一垂到地，於是枝上的花鋪天蓋地，開得莊莊隆隆，襟懷坦蕩；落地，也落得乾脆豪氣，「啪嗒」有聲。清詩人陳恭尹稱木棉花爲「濃鬚大面好英雄」，讚它「壯氣高冠何落落」。看樹上花開，樹下落英，生命的來去，是如此燦爛與靜美。「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天地萬物，皆順應大自然時令節序，得以欣欣向榮。南方的花，於柔風細雨裡自在着妖嬈着。時春已過半，心下倍加珍惜：這一天一天，春的模樣，花的模樣。



火焰木的花大而美。網上圖片